

◆赵坚声 黄牛 著



晨魂

中国文联出版社

47.5
70

I247.5
3070

赵坚声 著

晨 魂

BK84/06

中国故事丛书



晨 魂

赵坚声 黄 牛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黄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6插页 151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

ISBN 7—5059—0613—5/1·294

压膜本定价: 1.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侦破小说。故事由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展开，公安人员寻踪觅迹，经过曲折的侦察，终于破获了一个埋藏很深的以某商业局长为首的犯罪集团。情节错综复杂，疑窦丛生，险象迭起，层层展开，引人入胜。作品还揭示了产生这一案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

晨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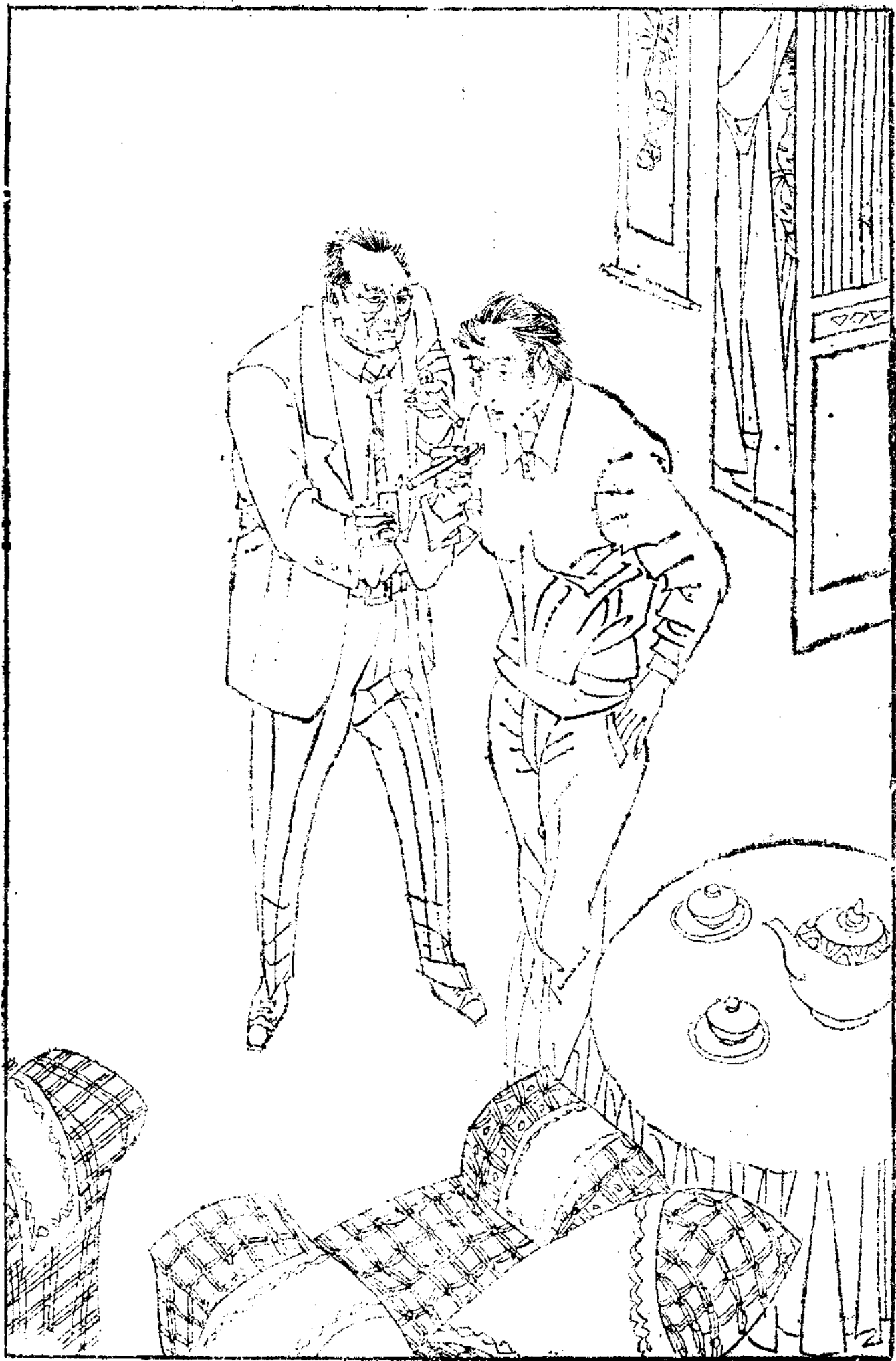
赵坚声 黄 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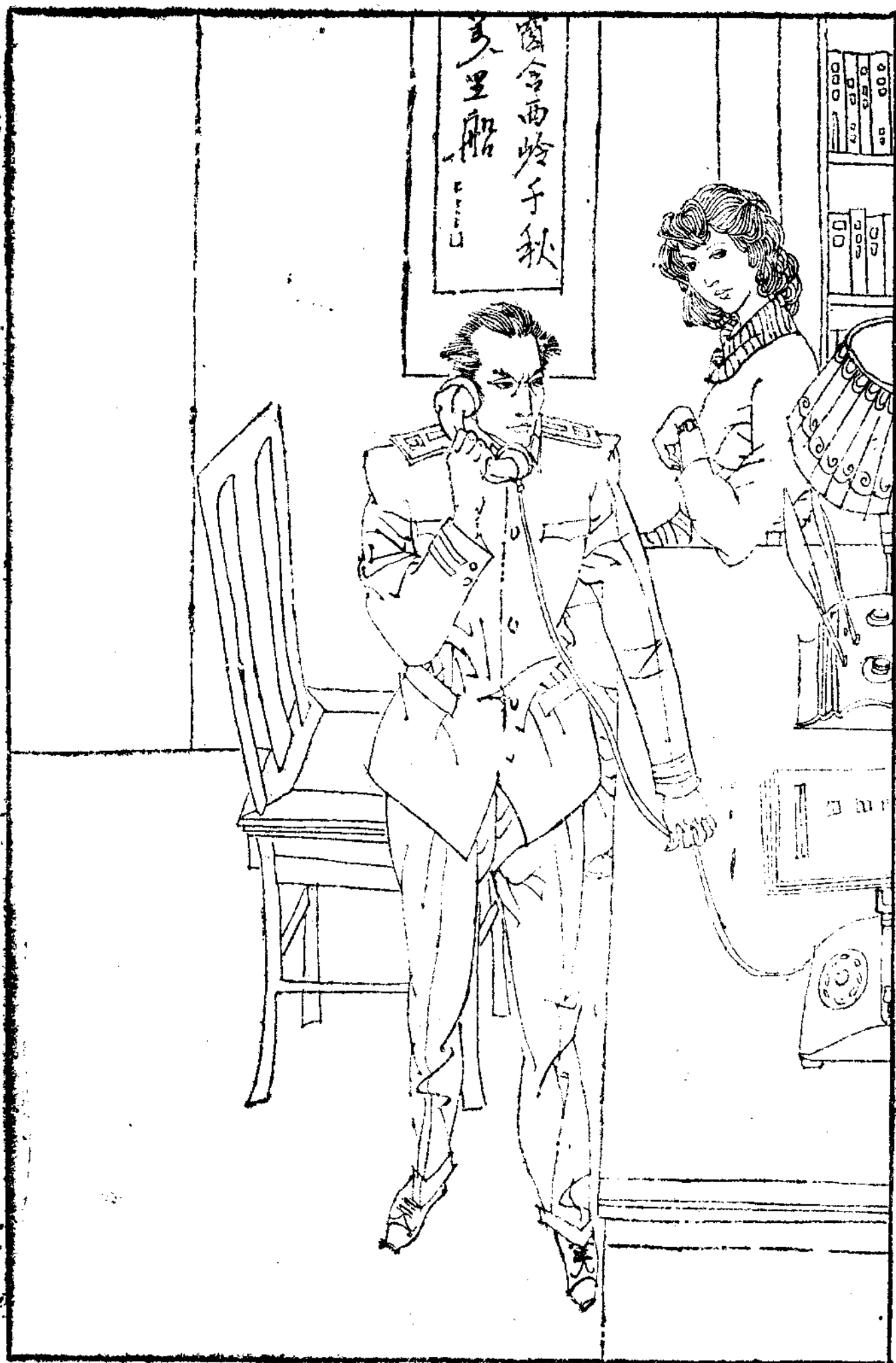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三日清晨四点左右，明乐新村五栋三楼的孙家太婆照例早起踱步。当她迈着“三寸金莲”走到底楼时，依旧睡眼惺忪，抬头间绰绰约约地看见门洞墙角边，象是有个人坐在地上。这早等谁呢？她心里一怵，瞌睡顿消，朗声问道：

“这是谁呀？”

没有回答。老太太怀疑看错了，定定神，壮起胆子走上前细看一番，果真是个人，而且是个女青年。再定神上下一打量，顿时吓得毛骨悚然，手里的拐杖突然落地，倒在她的身上又滑落下来，原来这是一具死尸！那死尸低垂着头，胴体斜靠墙根，因衣衫被撕裂而袒露着惨白的肌肤，脸上血肉模糊……

老太太立即想到这是发生了可怕案情，她趑趄了一下，忙扯起喉咙，大喊大叫起来。

由于五栋楼报警，十五分钟后，S市公安局的刑侦处长郝放带着十名公安战士，火速赶到现场。先到一步的派出所民警已在现场布置了警戒线，五栋楼的居民禁止出入，很完整地保护了现场。郝放立即指挥刑侦队员展开了紧张、精密、有条不紊的勘察工作。

死者是个约摸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脸上遍布刀口，颜面

轮廓几乎无法辨认；被撕毁的衣着依然透出时髦和俏丽，她上身穿奶黄尼龙绣花短袖衬衫，下着红色涤纶喇叭裤，脚上穿着肉色透明丝袜和高跟牛皮凉鞋。乌黑的、大波浪的短发，手指和脚趾上朱红的指甲油，还有被戳烂的嘴唇上依稀可见的口红——这样时尚的打扮，乍一看，使人想到她不象S市人，可能是归侨或是大城市到此地的客人。

从现象看，死者是被强奸之后遭凶杀的。她的衣衫和裤子半开脱着，两只乳房被割掉，内衣内裤全无。奇怪的是，被毁坏的仅是她的面部和乳房，身体的其余部分均完好无损，没半点伤痕。根据刑侦的临场经验，他们认定她在遭受奸污时没有作过任何反抗或应有的挣扎。

刑侦队员们的勘察进行了几个小时，察幽洞微地进行现场探测，没有发现丝毫重要的破案线索，唯一的收获是在她的裤袋里找到一团浸过水已干硬的黄豆大小的纸团。法医经过现场初步尸检，判断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下午三点勘察结束，郝放他们才撤离现场。大半天时间，所有的刑侦战士都没吃饭，回到公安局，他们直奔饭堂，狼吞虎咽几个冷馒头之后，随即便到了局长办公室。刑侦处长郝放向林一峰局长详细汇报了明乐新村五栋楼发现的凶杀案。

林局长年逾半百，中等身材，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他有着十分严肃的神态，但实际上却是个性格爽朗、脾性温和的长者。听了郝放的汇报，略略沉思之后，他果断地作出了决策：由于这是S市极为罕见的重大恶性凶杀案件，不能等闲视之。他指令郝放亲自负责侦破此案，并成立

了专门侦破小组。郝放任组长，由侦察老将韦志斌和青年女侦察员岑敏芬担任副组长，限期破案。

回到刑侦处，他们分头开展了紧张的侦破工作。韦志斌外出调查，郝放和岑敏芬又研究了一次初步侦查方案。接着，他们前往验尸所，进一步了解尸检结果。

验尸所离市公安局很近，只隔两条马路。郝放来到时，验尸所所长兼法医主任马鉴刚刚作完解剖。郝放问道：

“老马，解剖情况怎样？”

老马显得有些疲倦，掏出烟盒递给郝放，郝放摆摆手，他吸燃之后，深深抽了一口，吐着浓浓的烟雾，说：

“被害者二十五岁，心脏被注射了一种烈性毒药，上呼吸道和鼻腔内均有一些白色粉末状快速麻醉药。结论：死者先被人突然麻醉昏迷，然后被注射毒药而死。”

“这么说，她不是死于一般的强奸凶杀，而且她是在死后才遭毁容的，是吗？”郝放问。

“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凶杀案，作出判断的可不是法医啰！”马鉴狡黠地一笑，说。“从解剖的情况看，她确是在处于昏迷或已经死亡之后才遭受奸污的。象这样残忍的凶杀，在我市是头一次出现！”

郝放和岑敏芬走出验尸所时，夕阳已是嫣红一片，照在市区上空，参差的建筑群象用红铜铸造而成，磅礴壮观，一种职业的使命感使他觉得自己有着不可代替的自我价值，一种豪情溢满胸腔。

回到局里，岑敏芬将技术科的一份鉴定取来交给郝放，经检验，死者裤兜里发现的纸团是几张上海市的电车票和该市两张“国际电影院”七月十日第三场电影票的票根。

“被害者不象本市人。”岑敏芬再次根据分析这样判断说，“从她的衣着打扮和这些票据看，象是上海人。她从上海来S市干什么呢？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唉，现在一点头绪都没理出来。但是，按照直观的被害迹象，我认为——注意，我的郝处长，我说的是‘我认为’——她很有可能是死于流氓诈骗犯或抢劫犯之手！”

“呵呵！小岑同志，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吧？”郝放笑着说，“不过，有几点疑问是值得深思的：第一，可以肯定，明乐新村五号楼不是凶杀案的第一现场。否则，不可能在那儿找不到一点作案时凶犯留下的痕迹。这就是说，女尸是在别处被害后移到五号楼的；第二，根据尸体解剖鉴定，死者是在突然被人用麻醉药窒息后，经注射烈性速效毒药致死的；第三，尸检证实了死者不是被强奸，而是在昏迷中或已死亡时遭受奸污。当然，还有死者身上为什么没穿内衣内裤，从她皮肤的压迹上看，她是长期带胸罩和穿松紧带式三角裤的。但在案发现场，我们为什么没能找到这些东西？就这点而言，又生疑义：凶犯为什么不拿走她的衬衫、裤子、丝袜和皮鞋，单单剥走她的内衣呢？还有，可以看出，事实上她的衬衣和裤子不是被凶犯为强奸而扯破的，是在她被害之后故意撕破的。由此可见，罪犯所用的种种手段已充分说明，这绝非一般的流氓诈骗或抢劫行凶案件！”

“那你认为这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案子呢？”岑敏芬既象在问郝放，又象在自问，“如果说是出于某种原因的谋杀，凶手为什么又不毁尸灭迹，而要搞个移尸呢？至于死者的内衣，我看很有可能是在第一现场或移尸途中被凶犯丢掉了。否则，凶犯要她的胸罩、内裤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谜啊谜！”郝放吐出一口烟雾。他只有在紧张、高度频率的思维过程中才吸烟。他接着说：“现在首先要尽快弄清被害者的姓名和身份。万一死者是个华侨什么的，案情就更复杂了！”

岑敏芬沉思有顷，说：“被害者的衣服商标都是来自香港的进口货，仅有那双高跟皮凉鞋是上海的最新产品，上面有‘上海宝履皮鞋厂’标记。”

“小岑，你去通知一下技术科，请他们马上给死者作一个脸部复原塑像。随后将复原照片发往上海，请上海市公安局协助调查一下上海是否有与此相象的姑娘失踪，只要能先弄清死者身份，下步工作就有头绪了！”

“好的，我立即去办！”小岑接受任务之后，笑着说，“处长，刚才慧芬大姐来电话要我转告你，今晚七点半她在老地方等你。”

慧芬是郝放的未婚妻，繁忙的工作已使他们好几天没能见面。眼下大案在手，郝放哪里能抽得出空去和她约会呢！不去吧，又担心慧芬不高兴。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使他不禁皱起了眉头。他看看手表，时间已是七点一刻，他真有点举足不定。

看到郝放犹豫不决的样子，敏感的姑娘笑着说：“处长，放心去吧，让人家等急了心不疼！”岑敏芬戏谑地说，“这儿有我！”她自豪地一拍胸，立刻又正经地说，“过了十点钟，我往你家里挂电话，那时不在，后果自负呢！”

“完全可以，谢谢！”郝放笑着，“我们在蓝湖边，我带上对讲机，一有情况，随时联系。九点以前，保证回局里来！”

八月之夜，依山傍海的S市不象南方城市那么闷热，清
清晚风从海面拂过，悠悠地进入市区，吹在人们脸上，使人
感到春天好象并没离开。

郝放走出市公安局，穿过几条小街，沿着一条宽敞的林
荫大道，向位于市中心的西山公园走去。一路上，高大的柳
树下，全是成双成对的恋人情侣，互相依偎，轻吟蜜爱，他
仿佛已经置身未婚妻的身边，刚才纷繁、密结的思绪被取
代。爱情的愉悦使他身心异常轻快。

慧芬姓田，是他小学至中学的同学，在整整九年的朝夕
相处中，他们渐渐产生了友谊和爱情。初中毕业后，郝放被
选进了公安学校，慧芬升入高中。虽然分开了，但依然保持
了真挚的情谊，升华为纯洁的爱情。一九六六年，田慧芬考
上大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同样降临到这对年轻人身上。由于田慧芬的父母都是高级知
识分子，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田慧芬作为“黑九
类子女”被赶出校门。从此，她为了保全郝放的前途不受株
连，主动、坚决地和郝放断绝了恋爱关系。慧芬到黑龙江落
户后，郝放无数次给她写信表示，对她的爱，无论她处于
怎么样的逆境和灾难之中，他永不放弃！为此，郝放多次
受到领导上的审查，甚至差点被造反派关进牛棚。而田慧芬
呢，知道是在自欺欺人，她对她的爱象一团扑不灭的火。她处
在一种自我牺牲的痛苦挣扎之中。两颗恋人之心在岁月的长